



陰謀和愛情

席勒著



阴谋和爱情

席勒著

廖辅叔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Friedrich Schiller
KABALE UND LIEBE

阴谋和爱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4 插页 4

1955年8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410

定价 0.46 元

劇中人物

宰相瓦爾特 一個德意志公爵的宰相

斐迪南 其子，少校

宮廷侍衛長卡爾勃

愛密麗·米爾佛特夫人 公爵的情婦

伍爾牧 宰相的家庭秘書

米勒 城市樂師，或者像有些地方的說法，吹鼓手

米勒夫人

露伊斯 其女

索菲 米爾佛特夫人的侍女

一個公爵的宮廷侍從

其他各種配角

第一幕

第一場

樂師家中的一個房間。米勒剛从靠椅上站起來，把大提琴
擱在一邊。米勒夫人還穿着睡衣靠桌子坐着喝咖啡。

米勒 （迅速地踱來踱去）再不能搞下去！事情嚴重起來了。我的女兒和那個公子成了人家的話柄。我的家門就要倒楣。宰相也得到了風聲。好——一刀兩段，我不許這個貴公子再上我的門。

夫人 又不是你逗他上門來的——又不是你把你的女兒硬推到他身邊去的。

米勒 沒有逗他上門來——沒有把女兒推到他身邊去；誰理會這個？——我本來是一家之主。我本來應該多管管我的女兒。我本來應該多給那個少校一點顏色看——或者立刻跑去找他的父親大人，把一切事情告訴他。這個年輕的男爵只要一番叱罵就可以攆出去，我應該知道，一切過錯都落在我這個琴師頭上。

夫人 （嚥了一口咖啡）笑話！廢話！什麼過錯會落在你頭上？誰能夠奈何你？幹你的本行去，能夠找到多少學生都把他們糾合到一起吧。

米勒 可是，还是告诉我吧，事情究竟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娶这个姑娘他是办不到的——结婚既然根本谈不上，只好做他的——上帝在上！——早安！——这样说吧，当一个王孙公子东溜西荡，已经变成了老门楣，当他，鬼知道他怎样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時候，我的这位飲客当然也不妨嚐一嚐河水。你要当心！你要当心！即使你每一个門洞都安上一隻眼睛，每一个犄角都站上一个崗，他也会当你的面把她騙走；玩她一次，从此跑開，姑娘就一辈子挨人家笑罵，嫁不出去，或者还因为開始了这门營生，就索性幹下去。（拿拳头打撃額头）
耶穌·基督啊！

夫人 上帝慈悲，保佑我們！

米勒 的確是需要保佑。這樣一個花花公子难道还会留心別的事情嗎？——我們的姑娘是漂亮的——身材苗條——步履輕盈。至於腦袋裏面是什麼樣子，那是不在乎的。一般人看你們婦女總不管这方面，只有上帝才不肯忽略根基。还是讓我用粗話把这頓教訓說完了吧——嚇！他正好像我的羅德尼^①一樣，一聞到法國人的一股氣味，就眼睛發亮，於是乎所有船帆全都扯起來，一股勁兒衝過去——我却一點都不去干涉他。人總是人，我是應該知道的呀。

夫人 你也應該看一看那位公子寫給你女兒的那些美妙的書信。
好上帝！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他所關心的完全是她那美麗的靈魂。

米勒 他的可惡就正是因為這個！醉翁之意不在酒。誰要打漂亮

^① 羅德尼（1719—1792），英國的海軍上將，以在西印度羣島海战中殲滅法國艦隊出名。這裏是用來做狗的名字。

的肉体的主意，就拿好心眼做他的差使。我自己当初是怎样做的？只要我們到了那一步，心事講完了，說好了，一声命令！肉体就百依百順了；奴僕学老爺，銀色的月亮結果不过是做了媒婆。

夫人 你只要先看一眼少校先生送到家裏來的那些輝煌的書本。

你的女兒常拿這些書來做禱告。

米勒（噓聲）嘿！禱告！你這一下可摸到了底了。天然的夾生濃湯是不合那些吃慣通心粉的老爺的嬌嫩胃口的。——他必得先在無聊文人那種地獄式的瘟疫廚房裏把它熬一下。把這些廢料扔到火裏去吧！我的姑娘——天知道她把什麼賽過天的狂言妄語都一古腦兒吸進去，然後就像西班牙蒼蠅一樣進了血管，連我做父親的辛辛苦苦保持着的一點點基督教精神也糟蹋得七零八落了。扔到火裏去，我說！那個丫头脑子裏裝滿了不知道什麼鬼東西；隨她到花花世界裏去遊蕩蕩，結果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老家；而且忘掉她的父親，甚至爲了他、是個小提琴師而覺得可恥。最後，還要使我損失一個精明正直的女婿，一個熱心照顧我的利益的女婿。——不行！上帝懲罰我！（他跳起來，氣沖沖地）打鉄趁熱，那個少校——對，我要叫那個少校從木匠做的門口裏滾出去。（他要走。）

夫人 規矩點，米勒！光是那些禮物就給我們變出來了多少錢啊——

米勒（回來，站在她前面）我女兒的血錢嗎？——找你的魔鬼去吧，不要臉的鴿母！——我寧可拿着我的小提琴沿街乞討，靠開音樂會換一口熱飯吃——我寧可捶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糞澆上回音板；總比我獨生女兒拿靈魂和幸福換來的錢好受些。——戒掉那該死的咖啡，戒掉鼻煙，你就用不着到市

場上去出賣你女兒的面孔了。這個鬼頭鬼腦的壞蛋沒有到我屋子裏來東嗅西摸以前，我一樣吃得飽飽的，身上也總有一件好襯衫。

夫人 你不要輕舉妄動！你看你現在的那一團怒火！我不過是說，我們不要觸犯那位少校先生，因為他是宰相的兒子。

米勒 困難就在這裏。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一定要趁今天把事情弄個明白！如果宰相是一個賢明的父親，他還得感謝我呢。你把我那件紅色天鵝絨外套刷乾淨，我要去謁見他大老爺。我要對他大老爺說：“您的公子看中了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够不上做您公子的太太，可是做您公子的姘婦，我的女兒又太寶貴了，事情就此完結！——我的名字是米勒。”

第二場

秘書伍爾牧。前場人物。

夫人 啊，早安，秘書先生！又有機會和您見面，真是快樂。

伍爾牧 快樂在我這方面，在我這方面，表嫂！因為有了高貴的騎士上門，我這份市民的快樂就根本不算數了。

夫人 您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啊，秘書先生！瓦爾特少校先生的光臨固然使我們隨時感到增加了聲價；可是我們卻並不因此要輕視任何人。

米勒 （不舒服地）給客人搬椅子來啊，老婆子！請寬外衣，鄉親。

伍爾牧 （放下帽子和手杖，坐下）好吧！好吧！我那個未來的——或者不如說我那個過去的——那個人兒好嗎？——我希望她不會——也許我可以見一見露伊斯小姐嗎？

夫人 謝謝您的關心，秘書先生！可是我的女兒却一點也不是高傲的。

米勒 （生氣，用胳膊撞一撞她）老婆子！

夫人 抱歉的是，她不能有招待您的光榮。她，我的女兒，剛剛做禮拜去了。

伍爾牧 我很高興，很高興。在她身上我將會得到一個虔誠的基督教的妻子。

夫人 （裝出高雅的蠢相，微笑）是的，可是，秘書先生……

米勒 （顯然非常狼狽，扭她的耳朵）老婆子！

夫人 如果我家能夠在任何別的方面替您效勞的話，我們是十分高興的，秘書先生……

伍爾牧 （做出虛偽的眼色）任何別的方面！謝謝您！多謝多謝！
哼！哼！哼！

夫人 可是，秘書先生自己也一定看得很清楚——

米勒 （滿面怒容，推他妻子的背）女人！

夫人 好是好，更好總是更好，一個人總不應該擋住他獨生孩子的幸福。（土頭土腦地作驕傲狀）您也許可以猜得中我的心事，秘書先生。

伍爾牧 （不安地在椅子上轉，抓抓耳朵又扯扯袖口和衣襟）猜得中嗎？可
不行。——啊喲——您的話是什麼意思？

夫人 唔——唔——我不過是想——我以為，（咳嗽）上帝的的確確要把我的女兒培養成爲一個貴夫人——

伍爾牧 （一躍而起）您在說什麼呀？什麼話？

米勒 坐下吧！坐下吧，秘書先生！這個女人是一個胡塗蟲。試問貴夫人是從哪裏來的？有哪一隻驢子會因爲這篇廢話豎起它的長耳朵？

夫人 罵吧，隨你罵多久吧。我知道的，反正我知道了。——少校先生說過什麼話，總歸是算數的。

米勒 (勃然大怒，跑去抓他的提琴) 你還不閉嘴？你要腦瓜上嚐一嚐大提琴的味道嗎？——你懂得什麼？他說過些什麼話？——不要理會她的廢話，鄉親！滾你的，到廚房裏去！——您總不會把我看作一個蠢才的同心兄弟，認為我願意拿女兒來做向上爬的本錢吧？您不會把我當成這種人吧，秘書先生？

伍爾牧 我也沒有把您當成這種人呀，樂師先生！您一直是一個說話算數的漢子，我對您女兒的權利就好比簽過字的一樣。我有一份差事，這份差事養得起一個好當家人；幸相對我很好；只要我想望高陞，不愁他不推薦我。您知道，我對露伊斯小姐的心願是嚴肅的，萬一您上了一個吹牛皮的花花公子的當——

夫人 伍爾牧秘書先生！如果別人可以提意見的話，就請你多注意禮貌——

米勒 閉上你的嘴，我說！——您放心吧，鄉親！事情仍然照舊。去年秋天我答應您的話，今天就再說一遍。我不逼迫我的女兒。如果您合她的心意——好得很，那她就會考慮同您一道過幸福的生活。如果她搖頭——那就更好——我願意說，這是用上帝的名義——您把遭到的拒絕收起來，同做父親的喝它一瓶酒就走開。要同您一道生活的是我的姑娘——不是我。我為什麼要把一個不合她口味的丈夫，只憑自己的固執勉強她接受呢？不要讓惡毒的敵人到了我衰老的年头還把我當作他的野味一樣趕來趕去——弄得我喝一杯酒——吃一口湯都會聽到這樣的話：你是糟蹋自己孩子的混賬東西。

夫人 話要說得乾脆——我決不答應這樣做；我的女兒是生成的

富貴命，如果我的丈夫听信別人的廢話，我就上法院去。

米勒 你想打折你的手脚嗎，長舌婦？

伍爾牧 （對米勒）對女兒來說，父親的意見是很有分量的，希望您能够認識我，米勒先生。

米勒 雷打昏了你了！姑娘才應該認識您。據我這個嘮叨的老頭子在您身上觀察的結果，您可真不對年輕的饞嘴姑娘的胃口。我願意絲毫不差地告訴您，看您是不是聽得出樂隊八個音階的人——可是婦女的心對一個樂隊指揮來說却是太過於尖銳了。——而且說句知心話，鄉親——我一向是一個粗笨的，直心腸的德國人——我出的主意臨末却未必會得到您的感謝。我決不勸告我的女兒嫁給某某人，——可是我要勸告我的女兒不要嫁給您，秘書先生！讓我說完吧！一個鬧戀愛的人要找父親來幫忙，那末，對不起，我認為他就是一錢不值。如果他還有點出息，他應該覺得，他的本領要通過這樣的老門路送到他愛人的面前去是可恥的。——要是他沒有勇氣，那他就會是一個懦夫，這樣的懦夫不能指望有一個露伊斯會嫁給他——這樣子，背着父親向女兒提出求婚的話來。要做到這一步，使得小姑娘寧可把她的父母氣得要死，也不肯錯過這個愛人——或者跑來跪在父親跟前呼天搶地地賴死，要不就答應她心上唯一的那個人。——這樣我才承認他是個好漢！這才叫戀愛！誰不能在婦女身上做到這一步，他就只好乖乖地——抱他的鵝毛筆管去。

伍爾牧 （拿起帽子和手杖走出房門去）謝謝，米勒先生！

米勒 （慢慢地跟在他背後）謝什麼？謝什麼呀？您可是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呀，秘書先生！（回轉來）他什麼也沒有聽見，就走了——只要我一看見這個文妖，我就像是吃上了毒藥和砒

霜。一個鬼鬼祟祟的，討厭的傢伙，好像是某一個走私商人把他偷運到上帝的世界裏來似的。——那一双狡詐的小耗子眼睛——火紅的头髮——嘸起來的下巴，好像老天弄糟了工作，發了狠，就把这件廢品扔到牆犄角裏去了。——不行！要我把我的女兒送給一個這樣的壞蛋，那她还不如——上帝饒恕我——

夫人 （啐一口唾沫，刻毒地）狗東西！——你的狗嘴別不乾不淨吧！
米勒 可是你也別再提你那位發瘟的公子！——剛才你也逗得我冒火。——每逢你應該機靈一點的時候，你却總是特別愚蠢。關於貴夫人和你的女兒的那一番廢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忌諱的就是這種老狐狸，只要你給他透露一點風聲，明天就要在市場上傳開去。他正是這樣的一位師爺，東家串一串，西家轉一轉，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胡扯一通，萬一有誰說出一句閒話——糟了！馬上報告公爵、夫人和宰相，你就免不了一場晦氣。

第三場

露伊斯·米勒上，手裏拿着一本書。前場人物。

露伊斯 （放下書，走到米勒跟前，握他的手）早安，親愛的爸爸。

米勒 （親切地）好，我的露伊斯。——我很高興——你總是那麼常常記着你的造物主，只要始終這樣，他的手就會扶持你。

露伊斯 哦，我是一個罪惡深重的罪人啊，爸爸！——他來了沒有，媽媽？

夫人 誰呀，我的孩子？

露伊斯 哦！我忘了，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人呢。——我的頭腦

是那麼胡塗。——他沒有來嗎？瓦爾特？

米勒（又愁悶，又嚴肅）我以為，我的露伊斯已經把這個名字留在禮拜堂裏了呢！

露伊斯（向他呆看了一会，然後說）我明白你的意思，爸爸——我感覺到你在你良心裏戳進去的刀子；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再也做不成禱告了，爸爸——上天和斐迪南分割了我創傷的靈魂，我害怕——我害怕——（稍停）可是不，慈愛的爸爸！如果我們欣賞一幅繪畫，因此忘掉了藝術家，藝術家一定認為這是對他最高的讚美。——因此，由於我對上帝的傑作的喜悅，使我連上帝也忽略過去了，爸爸，難道上帝會不開心嗎？

米勒（生氣地栽在椅子上）報應到了眼前了！這就是讀了那些不信上帝的破書的結果。

露伊斯（不安地踱到窗口）他現在該在哪裏呢？——那些高雅的小姐，看着他——聽着他談話——我却是一個卑微的、被遺忘掉的少女。（為這個字一怔，趕忙衝到父親跟前）可是不，不！寬恕我吧！我並不哀憐我的命運。我不过要稍為——想想他——這有什麼妨碍呢。這一點點生命——只要我可以吹送進一陣優美的和風，讓他的面孔享受到一陣清涼！——這一朵青春的小花——算它是一朵紫羅蘭吧，他踩上去，這朵花也甘心死在他脚下！——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爸爸！假如蚊蟲在那裏曬太陽——難道驕傲的、威嚴的太陽能够因此懲罰它們嗎？

米勒（感動地彎身靠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遮住面孔）听着，露伊斯！——要是你從沒有看見這位少校啊，我就情願犧牲我這一點殘餘的歲月。

露伊斯（吃驚地）你在說什麼呀？什麼呀？——不，他的想法不

一樣，我那位好爸爸。他不会知道，斐迪南是我的，生來就是給我的，博愛的上帝爲我的幸福創造出來的。（她沉思地站著）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加快地）我的血液湧上了面頰，所有的脈管都跳得更愉快；每一下脈搏，每一次呼吸都在低語：正是他！——當我的心認出了這個一直盼望着的人的時候，它也証實了一句，正是他！——而且這句話是怎樣得到整個世界同我歡喜的回响啊！那時——哦，那時我的靈魂裏升起了第一道曙光，千萬種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湧了起來，就像到了春天，地面上百花齊放一樣。我再也看不見世界，可是我覺得，世界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美麗；我再也知道有上帝，可是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愛過他。

米勒（趕到她前面，把她抱在胸前）露伊斯——我的寶貝——美麗的孩子！——把我那老朽的腦瓜拿去吧——一切——一切都拿去吧！——可是那位少校啊——上帝作証——我可永遠不能夠把他給你！（他走下。）

露伊斯 我也不想現在就得到他啊，爸爸！這一點露水似的時間——一場關於斐迪南的夢就可以把它痛快地喝乾了。這一輩子我是要謝絕他的。然後，媽媽——然後，當差別的界限打破了的的時候——當一切可惡的身份的外殼從我們身上剝掉的時候——當人就是人的時候——我一身所有的就只是我的純潔！爸爸不是反覆說過的嗎，上帝降臨的時候，什麼裝飾和体面的头衔都会一錢不值，只有心却比什麼都高貴。這樣一來我就變得富裕了。那時候，眼淚就會算作勝利，美妙的思想就會算作祖先！這樣一來我就變得高貴了，媽媽——那個時候他還有什麼地方能勝過他的女朋友呢？

夫人（跳起來）露伊斯！少校來了！他从籬笆上跳過來了！我躲到

什麼地方去才好呢？

露伊斯 (战慄起來) 媽媽，还是留在这裏好！

夫人 我的上帝！看我這個樣子！我真要羞死了。我不能這樣在貴公子面前出醜。(下。)

第四場

斐迪南·馮·瓦爾特。露伊斯。他一溜煙向她飛奔過去——她面色蒼白，疲弱地倒在椅上——他在她面前站住——彼此沉默地凝望了一会。靜默。

斐迪南 你的臉色蒼白得很，露伊斯！

露伊斯 (站起來，撲到他身上，抱住他的脖子)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來了，一切都好了。

斐迪南 (拿起露伊斯的手放到唇邊去) 我的露伊斯还在愛我嗎？我的心还是和昨天的一樣，你的心也是一樣嗎？我飛跑到這裏來，就是想看看你，看你是不是愉快，然後就走，我也会愉快。——可惜的是你並不愉快。

露伊斯 哪裏，哪裏，我親愛的。

斐迪南 對我說真話吧！你並不愉快。我看透你的靈魂正如我可以看透這顆金剛石的透明的光彩。(指一指他的戒指) 這裏沒有一個小泡是我看不出來的——你臉上的心事，沒有一點能夠躲過我的眼睛。你有什麼心事？快說！只要我看清楚這面鏡子，世界上就扯不起一片陰雲。你有什麼煩惱？

露伊斯 (默默地、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会，然後帶着傷感的心情) 斐迪南！斐迪南！要是你能够知道，在這樣一種談話中間，一個平民的少女是顯得多麼與衆不同啊——

斐迪南 什麼話？(窘惑)姑娘！听着！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來的？——

你是我的露伊斯！誰告訴你，說你还是別的什麼來？你看，你这假情假意的人，我非得碰你冷淡的釘子。要是你真是全心全意在愛我，你哪裏還有時間去作這種比較？要是我在你身邊，我的理智一眨眼就溶化了——我一走開，我的理智就化為对你的好夢，你却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一番聰明的計較嗎？——你羞不羞！你沉溺在這種煩惱裏的每一瞬間都是从你的青年男子身上偷走的。

露伊斯 (握他的手，同時搖頭)你要迷糊我，斐迪南——你要把我的視線挪開，不要我看見我非掉進去不可的深淵。我看到我的前途——榮譽的聲音——你的計劃——你的父親——我的一無所有。(一怔，忽然放下他的手)斐迪南！一把短劍懸在你和我的頭頂上！——有人要拆散我們！

斐迪南 拆散我們？(他跳起來)你這種預感是从哪裏來的，露伊斯？拆散我們？——誰解得開兩顆心的紐帶？拆得散一個和絃的音响？——我是一個貴族——我倒要看看，我的封爵文書是不是比無窮宇宙的設計還要長久，我的紋章是不是比露伊斯眼裏的天書更有效力——天書寫着：這個女子和這個男子是注定了的。我是宰相的兒子。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父親那份造孽的家當要由我來繼承，同時要繼承那一份詛咒，除了愛情之外，還有誰能够使我的生活感到甜蜜呢？

露伊斯 唉，我多麼怕他啊——這樣的父親！

斐迪南 我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怕——只怕你愛情的限界！

不怕那些障礙像山嶺一樣阻攔着我們，我要把它當作階梯，攀過山頭，飛奔到露伊斯的懷中去。惡毒命運的風暴只會更加鼓起我的熱情，種種的危險只能够使我的露伊斯更顯得動